

第一章 边塞风云

一 天山深处狼烟起

七月的阿尔泰山，景色壮丽，分外妖娆。远远望去，山峰上皑皑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现出一道道圣洁的光环，晴空万里，白云朵朵，林海苍茫，苍鹰游弋。山泉携带着融化的积雪，淙淙地从山间流淌下来，汇集成一条声势颇大的河流，沿着山谷浅浅的河床蜿蜒伸展，浸润着山谷平原上茂密的牧草。野玫瑰和蓝色的鸢尾花随风摇曳，平添了几分绚丽的色彩。

准噶尔人在老臣卓罗斯的带领下，在驻地隆重地迎接盼望已久的新主人噶尔丹。崭新的毡包外挤满了迎候的牧人。男女老幼，全都身着盛装，手捧哈达，肃穆伫立，举首眺望。

远远地，有一队人马朝这里奔驰而来。为首的是一位身着红衣袈裟、面色冷峻的青年。众人知道那一定是在拉萨修炼十年的温萨活佛噶尔丹，便像迷群的羊羔终于发现了头羊，潮水般地涌上前去。

没等噶尔丹下马，人们已把他团团围住。老臣卓罗斯满眼含泪，双手颤巍巍地托起一条洁白的哈达，举过头顶，高声说道：

“您就是准噶尔人的救星。我们可把您给拜回来了！感谢佛爷！”

噶尔丹在马上双手合十，微微颌首，接过哈达，披在肩上。接着，翻身下马，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朝毡包走去。

可容纳八九十人的毡包里早已布置停当。中间架起一个个铜盆，丰盛的烤全羊摆在上面，六蒸六酿的乳酒香气迷漫。著名的蒙古八珍——野驼蹄、鹿唇、麋、天鹅灸、驼乳、醍醐、尘沆、紫玉浆陈列其间。左右频频劝噶尔丹进食。

听完众人述说僧格被害经过和准噶尔人遭受邻近部落劫掠的往事，噶尔丹气恼不已，哪还有心思再进食呢？他手握剑柄，霍地从席上站起，大声吼道：“此仇不报，我死不瞑目！”边说边抓起一盏乳酒泼在地上，“我言已出，决不反复。神灵在上，以此为证！”

众人闻言山呼：“图门那存（万寿之意——著者注）图门那存！”

游牧在周围牧场上的马群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喊声，惊恐万状，四处狂奔。炸群的牧羊三五成群，簇拥在一起，推搡着，哀叫着。这些无助的牲畜似乎意识到将要爆发一场难以遏止的灾祸。

噶尔丹就这样踏上了历史舞台。强悍的噶尔丹像一头发怒的雄狮，驰骋在漠西山水之间。蒙古地区从此走向一个动乱时期。

当时，漠西蒙古共有四大部落：准噶尔部、杜尔伯特部、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。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部地区。噶尔丹利用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和达赖喇嘛的支持，前后仅用八年时间，便统一了天山以北。五世达赖遣使准噶尔，赐噶尔丹以“丹津博硕克图汗”称号。噶尔丹建立起准噶尔汗国。

紧随其后，噶尔丹出兵攻占南疆，西征哈萨克、乌孜别克、吉尔吉斯等部族，拓疆千里降服一千一百余城，汗国势力空前

壮大。

就在噶尔丹用武力攻占天山南北、准噶尔汗国版图不断扩大的时候，瀚海北部的漠北喀尔喀蒙古诸部（土谢图汗部、扎萨克图汗部、三音诺颜部和车臣汗部），正在为牧场大动干戈，相互争伐，家无宁日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，噶尔丹的侄儿劫掠土谢图汗部边地牲畜，被当地人捕杀。噶尔丹借口为侄儿报仇，亲率铁骑骁将两万，翻越杭爱山，长驱直入漠北蒙古。大军过处，草场被焚，帐庐毁弃，人畜死亡难以数计。

漠北蒙古四部不是准噶尔人的对手。强敌当前，各自惶惶如丧家之犬，纷纷南逃，翻越瀚海，向内蒙古清军八旗狂奔。漠北大片的牧场和众多的人畜沦陷在准噶尔铁蹄之下。噶尔丹轻取漠北，有恃无恐。他看着惊慌失措的漠北蒙古人弃家南逃，得意地说：

“昔日圣祖成吉思汗越过瀚海，驾驭中原，威慑四方，何等英烈！今日正是我辈秉圣祖之遗志、扬先人之神威的时候。此乃上天所赐。”

言毕，一声令下，千骑竞驰，万人争先，彪悍的蒙古兵长驱直入，如过无人之境，直抵克什克腾旗乌兰布通，离京师仅七百里。

二 康熙陈兵大草原

北京城比往日冷清了许多。城外驻防的八旗军紧急集结，把守各主要关隘，日夜监视着北方的动静。御林军加强了内城的巡逻，把皇城围得像铁桶一样。街面上行人稀少，道路戒严，一副

如临大敌的架势。

噶尔丹寻衅而犯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入朝廷，连日来弄得康熙皇帝坐卧不安，寝食俱废。他根本没有料到噶尔丹是如此的凶悍，喀尔喀人又是那样不堪一击！

“喀尔喀人竟然如此萎顿，辜负了朕一片希望，真让人失望！”在书房，康熙皇帝面对众大臣大发脾气。

“噶尔丹狼子野心，狂妄之极。他不念陛下怀柔接纳之恩，反倒利用我朝剿灭‘三藩之乱’、无暇北顾的机会，吞并漠北，犯我边境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”议政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顺着皇帝的意思说下去。

“树大招风，虎大伤人，古今皆然。吴三桂兴兵叛逆，前后作乱十余年。如今噶尔丹又故伎重演……”

“这等没用之词就不必再提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筹划出一个应急的办法。”

没等索额图把话说完，康熙皇帝打断了他。索额图一脸窘相，跪在地上半天没有吱声。

内大臣、国舅佟国纲见状，说道：

“陛下不必过虑。噶尔丹劳师动众，孤军远征，征程几千里，长途跋涉，必是人困马乏。加之后援不济，现在已成强弩之末。如果我们出兵北上，两路包抄，叛匪必败无疑。”

康熙点头赞许，说道：

“此言甚合我意。我已深思熟虑，决计利用速战之法，克敌制胜。各位大人议一议谁能担此大任？”

群臣各陈己见，众说纷纭。最后，康熙任命皇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，皇长子胤禔参赞军务，率一路军出古北口，皇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，内大臣佟国纲、佟国维、索额图参赞

军务，带一路大军出喜峰口。两路十万大军，日夜兼行，向乌兰布通噶尔丹叛军逼近。

噶尔丹侦知清军动静，依山临水，用骆驼结成驼阵，把大量骆驼横卧在地，上覆湿毡，架起箱架作掩体，顽强抵抗。清军用火炮猛轰，噶尔丹部卒损失惨重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噶尔丹带领一部分亲兵，乘着风高月黑之夜掩护，一路狂奔，退回漠西科布多草原。清军大胜，班师回朝。

康熙皇帝接到战报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清朝早就有收复蒙古、开拓疆土的雄心。立国之前，满人已笼络内蒙古诸部，将他们改为内蒙 49 旗，一同和明军作战。定都北京之后，中原抗清运动此起彼伏，搞得清廷焦头烂额，无力推行北进计划。只是采用利诱、怀柔的手段，以求无后顾之忧。漠北蒙古喀尔喀人虽说表面上通好纳贡，其实并没有真正归附。这次噶尔丹兵犯漠北，喀尔喀人家园被毁，许多人流离失所，转而南投清廷，正好为康熙解决蒙古归属问题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康熙封赏过凯旋的将帅之后，随即召见理藩院尚书阿尔尼，命他尽快就蒙古问题提出解决办法。

阿尔尼回奏：“喀尔喀人仰仗我大清救助，得以收复失地，重建家园。感恩戴德，无以回报。圣化所至，立竿见影。归依之心，犹如弃子思亲。借此机会，陛上可依内蒙旗制施加于彼，建旗驻防，勘乱伐异，使番地蛮民转归为我大清顺民。一举多得，惟望圣上裁处。”

奏章正说到康熙心坎上。康熙龙心欢喜，当下决定圣驾北巡，亲自主持喀尔喀和内蒙诸部会盟，利用这个时机来处理外蒙事务。

康熙三十年，清明节，康熙皇帝驾临多伦诺尔。

辽阔的大草原一望无际。碧蓝的天空犹如一片大海。朵朵浮云，纯如堆雪。牧草青青，岗起峦伏，白桦挺立，恰似一排排卫士直立在山间。康熙皇帝头戴金盔，身着御甲，座跨乌龙驹，在侍卫的护卫下，检阅随驾军容。当他在清军方队前走过时，军队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呼声：“万岁！万岁！……”训练有素的驼队听到喊声，匍匐跪地，仰首注视。

康熙冲着军队轻扬马鞭，微微颌首，转身用威严的目光扫射陪同的喀尔喀诸部汗王和众王公。众人心中顿时“咯噔”一声，意识到今日会盟非同寻常，各自揣测着康熙葫芦里装着什么药。

阅兵完毕，众大臣、蒙古王公簇拥着康熙步入御帐，依次排列两旁。康熙皇帝当众宣布依照内蒙旗制，将外蒙土谢图汗、车臣汗、扎萨克汗各部众编为旗队，保留汗王称号，各旗分别任命一扎萨克管理旗民。原来诺部王公，依功绩大小授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镇国公、辅国公六等爵位，按律赐以银两物品。

诸汗王、王公眼见形势相逼，已无可争辩，只有唯唯诺诺、叩头谢恩而已。

漠北蒙古投归清朝，但漠西噶尔丹仍然盘踞在阿尔泰山以东科布多草原，不停地东犯滋扰。经过几年的准备，康熙再次调集大批军队，试图一举消灭噶尔丹，解除西北边地的威胁。

清军采用引蛇出洞、诱敌深入的战术。康熙指使车臣汗王扎袞儿诈降噶尔丹，劝其东进军臣汗领地，里应外合，再次占领漠北蒙古，把噶尔丹诱引到东部草原。

噶尔丹不识真相，果然引兵三万，再次东犯。

清军经过周密布置，兵分三路，从东、西、南三面包抄围剿噶尔丹。西路军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指挥，率兵三万，从宁夏和

归化城（今呼和浩特）出发，在翁金河会合后向东推进，堵截噶尔丹的退路。中路军三万由康熙皇帝亲自率领，由北京出发直接压向噶尔丹驻地巴颜乌拉。东路军一万，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御，从东三省边境向西进入蒙古，提防噶尔丹兵败东窜。

清军如此大规模、长距离、短时间内用兵作战，困难可想而知。康熙皇帝下诏，把江淮地区的粮食通过漕运，源源不断地输往京畿一带；征调晋、冀、鲁、豫、陕、甘民夫 20 万，挽车两万辆，牲畜四万头，运输军需物资。在西路和中路大军北上沿途设置驿站，保证供给。

根据康熙的命令，每位士兵带一个马夫和四匹战马，随身携带 80 天口粮，昼行夜宿，日用一餐，穿越五百里沙漠，突击前进。

噶尔丹直到清军大兵压境时才意识到形势不妙，慌忙舍弃帐幕、辎重，西越土拉河，不战自退，进入费扬古西路军设在昭莫多的伏击圈。主力部队被消灭，噶尔丹携亲兵数十骑脱逃。怨愤之下，噶尔丹暴病而死。其随从携噶尔丹之女钟察海归降清朝。清军高奏凯歌，班师回朝。

噶尔丹已死，西北边境暂时得以安宁。清廷立即着手经营阿尔泰地区。为了防止准噶尔人再度东侵，清政府设置定边左副将军，屯兵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。在连接内蒙和东部库伦地区各军事要塞建立哨卡和驿站，由蒙古各旗轮流派丁到哨卡和驿站值勤当差。蒙古政务统归理藩院管辖，库伦、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等地设有地方事务衙门，负责地方治理。

康熙皇帝历经十几年的努力，最终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完成了对外蒙的统治。

三 发财的机会来了

在噶尔丹侵犯漠北蒙古之前，外蒙古人和清朝的交往非常有限。清朝沿袭前代惯用的手段，严控边禁，限制边民同外蒙古人往来。外蒙古人所需的衣食器皿，只能通过边境几个地方设置的互市定期交易，用他们的牛羊马匹换取内地的粮食、茶叶和布匹。政府明令禁止汉人到口外蒙古草原行商做买卖、开荒屯田。边塞大有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的情形。

康熙初年，黄河、淮河几次泛滥，沿岸田庐淹没，灾民流离失所。为了活命，灾民纷纷携家带口向关东、西口迁移。清政府在山海关、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张家口、杀虎口等九处边关设关卡稽查，阻拦流民出关。仍有很多人避开关卡，越境逃生。山西、陕西一带的农民，看到有机可乘，相约结伙赴边外聚居耕作，其中不乏有人勤于劳作，逐渐致富。消息传回乡里，左邻右舍称慕不已。

草原上平素马贼盛行。一些游手好闲、不事产业的刁诈之徒，三五成群，偷入牧区，利用大漠地阔人稀的便利，驱赶牧民的马匹，赶回关内售卖。避开官市，民间地下交易。不义之财，倒也养肥了不少人。流民中有许多人遁入此道，借以生存，危害不浅。

赴口外大草原谋生的人中，还有一些商贩。这些人知悉牧民急需中原的日常用品，诸如茶叶、盐卤、布匹、烟草等物，三五协商，携带商品，驱赶驼马，结队闯关，深入草地，沿途零星销售，换取牧民马匹牛羊，然后再折道返回。

蒙古草原地偏路远，气候恶劣，风俗大异于中原，平素很少

有商人到牧区来推销商品。加之牧民成年累月生活在大漠腹地，地广人稀，与外界接触甚少，根本不清楚货物所值。物以稀为贵，行商的汉人多能以数倍、数十倍获利。

塞上商贩，多宣化、大同、朔州府等地晋帮商人。晋帮商人在明代就已闻名天下。满人入关之前，曾在张家口一带与晋帮八大家商号交易，交情颇厚。入关之后，这批晋帮商人依靠与清人非同寻常的关系，继续经营口外生意。

准噶尔人战事爆发，晋帮商人踊跃参与。皇商范毓馥出资购置万石军粮，供给西征的清军，功勋显著，朝廷授其太仆寺卿，予以褒奖。朝廷允许这样的商人随军贸易，供给军需物资，最后由户部统一支付应付银两，或从战利品抽出一部分予以支付。这样的贸易，对商人来说绝不会亏本。

漠北战争结束，喀尔喀统一划入清朝版图，跟内地的交往愈发频繁。为了解决运输的困难，清政府把驻军供给交由有实力的商号专营，成为固定的贸易。牧民所需日用品也日益增加。依照清廷规定，蒙古王公每年均需进京或入宫当差，成为定例。沿途所需，京城送礼、拉关系，费用浩大，需用银两，皆通过变卖牲畜兑换资用。蒙古市场渐渐活跃起来。

长城以南地区，战乱过后，人心思宁。商民专事产业，安于农桑制艺，生齿日繁，民力渐强。苏、湖的稻黍，江汉平原的棉布，武夷山区的茶叶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，嘉、杭的丝绸，产量大增，行销四方。沉寂多年的商埠集市再度繁盛发达。九州四方，一派国富民强的太平景象。

帝都北京也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景象。王公贵族，竞相攀比，豪宅连片，甲第如云，笙歌管弦，日游夜宴，一掷千金，无所顾惜。单吃食一项，上自宫廷王公，下至官商富人，皆喜食羊肉。

满人过中秋节，照例要买上一只羊，献牲敬神，朝廷也会赏赐每棚（相当于一个班）旗兵一只羊。秋冬之间，京城内遍街的羊肉馆开始涮羊肉，生意兴隆，日销羊肉数千斤。仅此一项，每年就需从口外购进大批羊。普通庄户人家，因垦荒种地需要，都要养牛马。富裕之家，也多购置马匹作为运输代步的工具。怀庆府、开封府、汉口镇是全国有名的牲畜交易集市，牛马贩子不辞辛劳，千里迢迢从口外赶回牲畜，聚市贩卖。蒙古牧区的牲畜在内地有着广阔的市场。

开展互通有无的贸易交换，随着边疆的统一、民生的发展，一时成为内地与边关的共同呼声。

塞外草原上也陆续出现不少城镇和集市，其中一些发展为繁华的边疆商埠。归化城汉商云集，商铺林立，各地货物琳琅满目，每天的交易量达数万金。商贩大多聚集在旧城边，渐渐形成一座新城，人称之为“买卖城”。以后规模不断扩大，成为南北交通枢纽，内地商品行销蒙古、俄罗斯和欧洲市场的中转地。归化城仅仅经营运输业的商号就有上百家，出租骆驼在七千余峰左右。

多伦诺尔、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、库伦，这些清军驻地或地方衙门所在地，以及寺庙周围，人口稠密，屋舍渐多，商贸活动因而活跃起来。单说多伦诺尔，有专卖马匹的马市街，卖牛的牛市街，卖皮货的钟楼街，制作佛像、马衣、毛毡的长盛街，贩卖旧货的东盛街，经营银号和钱庄的兴隆街。多伦诺尔最大宗的商品，当然要数牲畜了。每年从这里输往内地的马有七万匹，牛四万头，羊达 35 万至 40 万只之多。每年从二月末到十月末，车臣汗部乌珠穆沁、阿巴嘎和苏尼特等旗的牧民成批地把牲畜赶到这里来，出售给前来收购的汉商。

利益所在，民皆趋之。政府从中自然也增加了赋税收入，态度逐渐有所转变。对流入口外的内地民众，由明令禁止改为有秩序地疏导和管理。

许多素以安居桑梓、不愿远游的中原民众，带着各式各样的梦想，怀着一言难尽的心态，或自愿，或被人驱使，纷纷踏上北去荒漠的崎岖坎坷之路。若干年后，他们中有的人客死异乡，做了永不能返回故土的孤魂野鬼；有的人永居边塞，改俗移教，成为地道的蒙古人；有的人经商致富，挣下万贯财富，衣锦还乡。后面所要描述的就是一段白手起家，最后富甲一方的几代旅蒙商人的真实故事。

第二章 口外逃生

一 小贩王二疤子

康熙九年端午节。临近正午的时候，太原府太谷县西武家堡一座土窑内，一个男婴降生了。婴儿清脆的哭声搅乱了家中的安静，一家老小都欢天喜地，产妇王李氏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这是她为王家添的第一个儿子。前三胎连生三女，为此受了公爹、公婆不少白眼。

“菩萨保佑，这下王家可以香火不断，后继有人了。”望着襁褓中渐渐睡熟的孩子，王李氏一时忘记了产后的疲惫，扬眉吐气的兴奋感让她难以入睡。她斜靠在炕床上，静候着丈夫王贵回来。

王家祖上三代单传，孤门独户，在武家堡是被人瞧不上眼的小户人家。家中十亩薄田，难以糊口，靠贩卖布匹维持生计。王李氏临产之际，丈夫王贵还在外乡贩卖棉布，为的是换些银两给媳妇卖点东西，补一补身子。算命先生早就告诉他，这一回他媳妇一定给他生个儿子。

王贵这趟生意不错，贩布换回 20 斤小米和小麦，还有五两碎银。他盘算着媳妇端午前后就要生孩子，没等生意做完，就急忙从百里外往回赶。一路上风餐露宿，披星戴月，辛苦之状。自

不待言。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端午过后第三天。

王贵见到刚出生不久的儿子，欢喜之情，难以言表。路途上的劳累也因此一扫而去。他急冲冲地买来香蜡祭品，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叩头，乞求列祖列宗保佑儿子长命百岁。左思右想，王贵决定给宝贝儿子起名相卿，希望儿子将来能大富大贵，在朝为官，不要再像他这样四处奔波，操劳费心，还免不了受穷。孩子满月，王贵摆上两桌酒席，请来左邻右舍、亲戚故交，欢庆一场。

有了儿子，王贵的干劲更足了。他起早贪黑，忙里忙外。农忙时在家种田收割，农闲时就外出贩布，一年四季，没有消停的日子。待儿子王相卿长到十岁的时候，王贵积劳成疾，染上痼病，再也无力外出做生意了。原来自给自足的生活无法维持下去。一家人的生计，只能依靠王李氏一个人耕种几亩旱田，勉强度日。

儿时的王相卿，虽是粗茶淡饭，除年节之外平时难得见到荤腥，但却长得虎头虎脑，浓眉大眼，炯炯有神，人见人爱。王贵供不起他念私塾，只能把自己做生意的见闻时时地讲与他听。王相卿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记帐、算帐。刚一懂事，王贵就让他学着清点货物。收帐回来，就让他试着算一算生意盈亏。王相卿对此津津有味。

每年二月二龙王爷生日、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武家堡照旧例都要请一台大戏，祈求龙王保佑一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那是全村人最快活的时候。虽说平时人人都讲：“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傻子”，但每到大戏开场的时候，台前总是拥得水泄不通。

每到这个时候，王贵就带着宝贝儿子早早地来到戏台前，认真真地看上一场又一场。看到高兴之处，王贵会兴致勃勃地给

儿子讲一讲场上的人物都是些什么角色。以至于王相卿小小年纪，就能指出台上出场的红脸关公、花脸张飞、黑脸包公。他声言自己也要做一个仗义的关云长。这样快活的日子，在王贵病后就消失了。

贫贱夫妻百事哀。王贵一病不起，李氏苦撑门户，仍然入不敷出。十岁那年，王相卿就给村上张乡绅家放牛，每年能挣两斗玉米。一个十岁的孩子，每日牵着两头牛，溜遍了村四周的沟沟坡坡、坑坑洼洼。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：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”王相卿那时已经意识到家里的担子早晚需要他挑起来。看到母亲一个人屋里屋外忙上忙下，王相卿从心眼里感到不是滋味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整日放牛对于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来说，是一件不开心的苦差使，但他干脆爽快地应承下来，认认真真，从不偷懒。

康熙二十四年夏季，山西发生涝灾，太原府五县遭灾，田庐被洪水吞没，百姓衣食不济，纷纷外出逃荒。王相卿的父亲王贵久病不治，在忧愤中死去。临死时，拉着王相卿的手，泣不成声。

“卿娃子，这些年我连累你们母子，死不足惜。只是我放心不下你们娘儿俩。如今你已长大成人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常言说得好，‘树挪死，人挪活。’你也该到外面去闯一条活路了。”

“爹，您安心养病吧，不要胡思乱想。有我在，就不会让家中受饥。”

“快不要说这些傻话了。我也知道我活不过几日。我死之后，你妈有你姐姐们左右扶持就够了。听说口外草原能开荒种地，四乡八堡去的人不少，你也不妨去闯一闯吧！”

王相卿披麻带孝，用一张草席埋葬了父亲之后，在母亲极力

催促之下，打起背包，跟一位远房表叔到北方口外寻觅生路。没有盘缠，李氏摘下头上惟一的银簪，交给他，权且作为路费。

沿途翻山越岭，涉水渡河，日行夜宿，辛苦万状。走了一个多月，双脚都磨出了血泡，叔侄俩人来到朔平府玉右县长城脚下，一个名叫杀虎口的小镇。翻过长城，就是蒙古草原镶蓝旗察哈尔的地界，距离归化城不过两百里。

为了防御蒙古南下和保卫京师，清政府在长城沿线布防有大量军队。这一带属侍卫内大臣、议政大臣费扬古将军的辖区。小镇上驻守着八旗清兵大营，平时负责地方治安和出入关口人等的稽查。城墙上用白灰刷着官府告示：朝廷有命，严禁内地流民擅入草原，违命者重则治罪，轻则遣返。

叔侄二人来到这人地生疏、举目无亲的地方。前面关卡盘查严厉，形势未卜，两人不敢轻易冒险前往。折返原籍，没有路费，无所收获，心又不甘。再三商议，决计暂时在杀虎口住下来，希望找点能糊口的营生。

杀虎口一带山多地少，土地贫瘠，以前居民稀少，山坳里稀稀疏疏地住着零散的几十户人家。明代修建长城，这里成为军事防区，驻守有大批戍边的士卒，杀虎口成为一个通往蒙古草原的出口，去归化城的客商、军政人员都需经过此地，往来人流逐渐增多，慢慢形成一个小镇。商铺、饭馆、客栈和车马店陆续出现在街头，跟内地集市相比，繁华程度并不逊色。

明末满人和明军交战，这里一度萧条了许多。随着清朝立国、清军大量屯扎在长城沿线，杀虎口又恢复了过去热闹的景象。虽然政府明令限制关内关外民众随意出入，但每天过往的形形色色的人仍然不少。

王相卿第一次远离家门，一路徒步跋涉、忍饥挨饿，已疲惫

不堪。叔侄两人衣衫褴褛，木然地站在小镇路口。狭窄的街上车马行人过往不断。望着擦肩而过的一个个陌生、冷漠的面孔，王相卿感觉就像是被人推向一片汪洋，大水很快要淹没他的头顶。他忽然回想起七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自己偷着去水塘玩水，一不小心掉进水中的情形，那时的惊慌和恐惧的心理跟现在差不多！

想到这里，王相卿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，肩上的蓝布背包滑下来。他一边用右手抓着背包，一边用左手紧紧地攥着表叔的衣襟，眼窝里满含着泪水。

“卿娃子，是不是饿了？”表叔一眼就看出王相卿神色有些异样。

王相卿还没有张口说话，眼泪早已扑簌簌滚落下来。

“表叔，我们现在到哪儿去？我想家，我想我娘。”王相卿抽泣着说。

“莫着急！有表叔在，你还怕什么？”

王相卿叔侄两人在镇上找了一家最便宜的车马店住下来。然后便四处打听什么地方需要劳力。店老板介绍说当地旗营长年雇用佃农代耕他们的军田，只是报酬低微，当地百姓都不太愿意去干。

“逃荒要饭的人，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，还讲什么报酬不报酬。”王相卿的表叔没有多想，就央求店老板帮忙在营务处画押签字，答应安顿之后一定酬谢店老板。

谁知名字报上去之后，营务处嫌王相卿年纪太小，没有应允。这下可把人急坏了。总不能撇下王相卿不管呐！

天无绝人之路。正在王相卿叔侄愁眉苦脸、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车马店斜对面一位开菜店的王老板主动找到他们的住处。听口音知道大家是太谷同乡，话自然就多了起来。言谈之中，王老

板说很想物色一个小伙计，最好是能算帐、脑瓜灵活。说起这事，王老板连连摇头。

“这年头，真是人心不可测呀！前几个月我连雇五个伙计，好吃好喝地招待，当爷一样供奉。谁知狼羔子不知好歹，竟偷偷地卷铺盖卷溜了，害得我赔了生意不说，还落个刻薄的名声。你说可气不可气？”

“亲不亲，故乡人。今日能在这里遇上王掌柜，真是我们叔侄的造化。常言说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姓，我这侄儿也姓王，跟王掌柜是本家。他父亲也是生意人，不幸患病不能再操持。加上家乡遭灾，我就带他到关外来闯生路。既然王掌柜要找一个伙计，那就让小侄子跟着您老跑个腿吧！别的不敢说，我这侄子在帐目上还是有点通达的。”

“我看贤侄年纪轻轻，仪表不凡，将来一定有飞黄腾达的时候。我那区区小店，事杂利微，恐怕是难容这样的俊才。”

“这样说王掌柜就见外了。我们初来乍到，人地生疏。他乡遇故人，托您老的福给小侄一碗饭吃，那就是他的造化，还说什么将来。”

王老板在这条街上是有名的尖刻吝啬之人，对伙计百般苛刻。知道内情的人没有几个到他店里干活的。王相卿叔侄不明其中缘由，真的以为是遇上了一个救命的菩萨。“卿娃子，还不快给王掌柜磕头。”王相卿闻言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给王老板磕头。“贤侄请起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如此客气。”

王记菜店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铺。临路是两间草棚门面，后面紧挨着三亩左右的菜地。王掌柜平日在菜地种些时鲜蔬菜，采摘之后由老婆看摊，摆在门前货摊上卖。另外，还收购一些附近山民在山林中拾摘的野蘑菇、野木耳之类的干菜，然后再零售给